



先生屬狗我屬兔，先生怕熱我怕冷。每進到臥室，先生的第一句話就是：“噢，熱，太熱。”而我總是回應：“熱什麼熱，多冷。”

一天晚上，先生照例嚷着熱啊熱的，我想，哼，熱，熱，以後就叫你熱狗。

這個意念一出來，我不由得高興的手舞足蹈，太好玩了，熱狗既形象又能吃，多棒的外號。我高興地把這個外號告訴先生，他微微一怔，但很快回過神來，“那你就叫冷雞。”因為，在美國除了狗多，就是雞多，他能找出的與狗對應的第一個家禽就是雞。我說：“你知道在中國用雞去形容女人是什麼意思嗎？”我告訴他，“在中國，如果你喊一個女人是雞，那就是說她是妓女。”這回，該輪到先生得意了，“哈哈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”我一臉嚴肅地對先生說：“再喊一句冷雞，我就真生氣啦。”“好吧，好吧，叫你冷兔。”從此，熱狗和冷兔就成了先生和我的代號。

熱狗是個簡單快樂的人，由於他的簡單快樂，受他影響，我也變得簡單快樂了起來。熱狗經常挂在嘴邊的話就是，“funny, funny”。他常看卡通片，看各種笑話，幽默的東西，開車時聽到收音機里的有趣的事他會雙手拉小提琴一樣地做着姿勢，眼睛總是笑咪咪的，不管他有多累，每天工作有多忙，他都是這樣，對生活、對人他從不抱怨。他的生活讓人感覺很“單純”，但我知道好多事情他並不傻，只是他對人生的態度造就出了他的“單純”。

一天，熱狗回到家，又在那看卡通片，並告訴我，“快看，快看，這對你學英語很有幫助，真逗，太逗了。”然後就拍着手樂。看着這個象孩子一樣單純快樂的丈夫，我問他，“每天你的腦子在想什麼？”他笑咪咪的看着我，然後說：“空白。”我說：“哦，我的上帝，我和一個大腦袋空白的丈夫結了婚。”他說：“噢，我的靈魂伴侶，你是好的那一半，我是壞的那一半，但我是快樂的，儘管我的大腦是空白。”然後，又指着電視說：“看，可逗了。”我用中文說：“我想和你說中文，大腦袋空白的丈夫。”熱狗疑惑地看着我，問我在說什麼，我把話翻譯過來。熱狗拉了拉我的手，然後起身到電腦旁，我問他做什麼，他說要到互聯網上給我找中文頻道，然後把我的電視也切換到中文頻道，這樣我就會感覺好一些了。

熱狗就是這樣，他常能讓我想起席慕蓉的一句話：“你給了我整片的天空，讓我自由的來去。”我想，人幻想的“比翼齊飛”是一種很好的境界，但“天高任鳥飛”也是一種難得的氛圍和環境，它同樣需要寬容和理解作基礎。在“只要你快樂”的前提下，熱狗以他的方式表達着他的感情。“做你自己願意做的事。”這是我對熱狗最滿意的地方，尊重一個人的選擇是不容易的，我在家寫小說，熱狗問：“是什麼內容？”我說：“愛情故事。你隨便看，就在計算機里呢。”熱狗說：“好

的，我知道我的中文非常好。”然後他問：“寫這些小說能掙錢嗎？”我說“等着吧，猴年馬月的時候，能。”他就很高興。

每天我都會有很多想法，和熱狗說，熱狗就笑咪咪地聽着，然後就說：“我的瘋太太。”我給他介紹給我的中國人打電話，一聊就很長時間，然後讓她們到家里接我出去參加活動，熱狗就說“奇怪的太太，奇怪的中國人。”只要他一發出這樣的感嘆，我就會動起拳腳，把“中國功夫”亮給他，他會說：“DVD 太太”。

因為他覺得我的“功夫”是我從中國帶來的 DVD 里學來的。

其實，熱狗是個細心浪漫的人，自結婚以來，每個月結婚紀念日，熱狗都會帶着我去搞一些只有我們兩人的慶祝活動，家里總是有熱狗為我買的鮮花和各種我愛吃的小點心。這樣被熱狗寵着，感覺自己象小貓小狗一樣地被人疼地愛着，心里充滿了感激和愛。同樣，對熱狗，在生活方面，我也細心地周到地呵護着。

一次，熱狗就高興而滿意地說：“我有一個象媽咪一樣的太太。”我就反駁：“你的意思是說我老了嗎？我還不到 20 歲。”“噢”。熱狗恍然大悟，“太好了，我不是有一個太太，而是有兩個女朋友。”

一天晚上，我的心區突然疼痛難忍，不敢呼吸，不敢動彈，手捂着胸口，不敢咳嗽，不敢大聲說話，告訴熱狗我的情況，熱狗非常緊張和着急，馬上樓上樓下地跑着為我找藥，泡茶。坐在那里，一直到很晚，我才感覺心臟的疼痛有所緩解，就到臥室里休息去了，熱狗有事，到樓下忙着他的事，但近半夜 12 點鐘的時候，還是不見熱狗進門，就下樓去，看熱狗正在電話和人交談着，走近一聽，是女人的聲音。我便假裝大度地走回臥室。可是，躺在那里，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想，我有病這麼重了你還在那里三更半夜的和女人聊。這樣想着，突然，我爆發出一句短促的聲嘶力竭的喊聲：“熱狗！”喊聲一出來，首先下了我一跳，怎麼會這麼大的聲音？幾秒鐘之內，熱狗踉蹌地跑進來，臉色哀淒地說：“今晚我不能在這里睡了。”“為什麼？”我奇怪地問：“我的眼底出血，醫生說我不能躺着睡覺，這樣會干擾你。”“是怎麼回事？”我馬上着急地抱住熱狗，“不知道，剛纔你的心臟不好，我太着急了，馬上眼睛就像有東西一樣的模糊不清，剛纔給我的護士打電話，和她約我明天去看醫生。”我二話沒說就抱着枕頭和被子去清理沙發，在沙發上坐着畢竟比在床上好受一些。

第二天，醫生告訴熱狗必須做一個較大型的眼睛手術，並給開出近一個月的假期。後來，再進一步檢查時知道熱狗的眼睛並沒有那個醫生說的那么嚴重，我也就放心了很多。這時，熱狗告訴我，那幾天他很擔心——為工作、為家、為我。

他說：“要是眼睛真的象那個醫生所說，家中的很多事情都要發生變化。”我知道，熱狗是為生活而擔心。我告訴他：“無論發生什麼事，你都不用擔心，有我呢，再說，最不好的情況下，我們還可以回中國，在那里生活消費比這里低很多，我也可以掙錢維持這個家。”熱狗擁着我說：“我的冷兔，有你就什麼都不怕了，但你知道嗎？那時我最擔心的就是你。”

後來我問熱狗，那天晚上我喊他時他是在一樓還是在二樓，“在一樓。”

“哇。”我倒吸口涼氣，“那聲音一定很大。”“是啊，熱狗！”他怪聲怪氣地學着，然後說：“我把這事告訴了我最好的朋友泰瑞。”“多不好的事，你告訴他干嘛？”“多逗哇，熱狗——！”他又學道。

正寫到這兒，熱狗從後面悄悄地走過來，“冷兔，今晚布什總統要發表重要講話。”“什麼內容？”我問。“喬治布什要向全國人民宣佈：把在美國的那只冷兔驅逐出境。”

### 婚姻米水論

作者：何東

有兩個農民合作釀酒，一個人家裏有錢就提供米，另一個人窮點兒就提供水，結果酒釀成之後，出水的人說：“咱們就還按當初自己的東西來，你得米，我得水。”

這實在是一個對婚姻的很好的比喻。

女人最輝煌的歲月，是 18 歲到 25 歲——花樣年華，猶如米。而男人的 18 歲到 25 歲，是什麼呢？一般也就是光棍一條，青澀，莽撞，窮，一無所有，有的僅僅是一把子力氣和一腔熱情吧，猶如水。所以這個階段的婚姻，

就如釀酒。女人看重的不是男人的現在，看到的是兩個人醇香的未來，一輩子的未來。任何一個女人對丈夫的最起碼的要求，都是他要活得像個男人，要釀出一壇好酒！但是，往往酒釀成了，男人輝煌的時候到來了。他人到中年，財富有了，地位、風度、氣質等等，他都有了。好酒不怕巷子深，酒香十里八里地飄了出去，就有蜜蜂蝴蝶上門了，男人也就醉了。

於是跟老婆說，你還是拿米吧，我把水拿走！

為了尊嚴，她同意分離，只是她告訴男人：“你犯了一個錯誤，這時候的水，不叫水，叫米酒；這時候的米也不再叫米，叫酒糟。”

婚姻，不是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，而是妻子的水和丈夫的米，再加上愛的醞釀，最後形成的美酒叫做——家！

### 慈母親

慈泪

慈母眼中泪  
游子心上血  
臨別頻回首  
猶恐無歸期

慈顏

昨夜夢依依  
留我長相憶  
眼角起飛霜  
發上染銀絲



慈語

母語也柔柔  
解兒多少愁  
怎奈夢中求  
慈影終難留

慈行

蓮步靜悄悄  
不復當年巧  
艱辛一肩挑  
步步催人老



常書愷

農人有句挂在嘴頭兒上的話：一年忙到頭，忙夏又忙秋。這不，莊稼壟子裏的秋風一刮，貓眼豆就搖金鈴了，穀子就垂狗尾巴了，棉花就和大秋白頭到老了，玉米棒子就想和陽光比金貴了。這秋之大野，就要人歡馬叫，一派繁忙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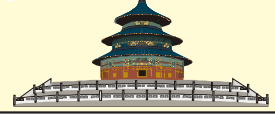
夏急秋緩。秋收不比夏收，忙個三天兩早晨的就算大功告成。這秋收么，總是拖拖拉拉，沒有個數來月，你就不能把秋送走。實際上，秋收是從摘棉花開始的，當紅薯還在地下做美夢的時候，棉花地里早就銀光閃爍了。棉花開的最好的時候，是在每天中午以後，因為那時的陽光好，天氣清爽，棉花也就不潮不濕，白白淨淨。因此，每天午飯後，一群一群的村姑、村婦，便腰系包袱，開始摘花了。這時，打老遠就會聽到她們喜悅的笑聲。剛學摘花的村姑因心急而摘不淨留下“眼睫毛”時，當嫂子的便會開她的玩笑：“留下眼睫毛兒，晚上睡不着兒，一門心思想對象，找個男人象熬秋兒。”於是，嬉笑、追趕、打鬧，把個秋收的序幕揭得熱熱鬧鬧，喜氣盈盈。棉田里，是蚰子的樂園，每當她們逮住啞巴蚰子時，就會順手捋一根毛毛草將蚰子系住，然後插在發辮上，收工後在竈火上烤了，送給饞嘴兒的小兒吃。這時，小兒會邊吃邊唱：“螞蚱牛，拉套來，啞巴蚰子抬轎來……”就這兩句，反反復復，復復反反，把個農家喜秋的心態唱得淋漓盡致。

棉花摘過幾噴，這秋收還算不上高潮，農人便心閑手不閑地開始割田頭地腦的貓眼豆，刨遠田遠地的大紅薯。這時，秋收的氣息便漸漸濃了。每每這時，農人在前割豆子、刨紅薯，娃子便在地頭兒挖土窩兒，里邊裝紅薯，上邊蓋豆莢，然後在土窩兒口燃豆秸。接着，很好聞的豆秸味兒便開始飄散，待有些飢渴時，村娃子便拆窩兒掏豆子和紅薯，豆子香，紅薯甜，農人就會很有滋味地品嚐這新糧食。新糧進嘴兒，心情便開始美了，感覺藍天也格外高了。於是就會哼上幾句干梆戲，或者隨便喊上幾嗓子，驚得地壟里的野兔子竄出老遠。

要說忙，砍高粱。現如今種高粱的少了，收玉米成了秋收的壓軸戲。一家一戶全家出動，鑽入地壟子掰棒子，老玉米的葉子象鋸刀，農人全不顧這些，赤了膀子鑽進地壟子，掰不到頭兒不回頭。為了拉棒子，毛驢車出動了。牛車出動了，拖拉機出動了，甚至跑汽車的專業戶把汽車也開到了地頭上，人歡馬叫機器鬧，秋野有些亂了，亂得叫人暢快，亂得叫人高興。待把玉米棒子掰完拉光，枯杆機開進地，忽啦啦，讓人看不到三尺遠的青紗帳沒了，農人的眼界寬了，可以看見鄰近的村子了，可以望見遠山了，農人們可以把憋了一夏的眼光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於是就很容易地想起了外村的七大姑八大姨——待收完了秋，也該串串親戚了。

青紗帳一落幕，秋耕就開始了，不論白天黑夜，拖拉機一直在大野里奔忙。地耕罷了，就該種來年的麥了。當種完最後一壟麥，疲勞的農人便會仰面朝天躺在發暄的大地上，伸展四肢，和天空對視，望着高遠的天空上的閑雲，看着天空里盤旋的老鷹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和豐收的歡愉，這是他們至高無上的享受。這時，他們便會產生種種美妙的幻想，然後把這些幻想放飛到高遠的天空和播撒在這秋之大野。於是，明年的秋之野將更加絢麗多彩。（寄自中國河北省）

#### 中國讀者來稿



### 遠東紀念公園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.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普通式和豪華式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：EDDIE NI: 330-352-7788

穴位從 \$750 起，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，請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風澤身  
水後添  
福人福  
增地壽  
又選  
可既定  
為可一  
自陰處

## 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### 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法律顧問：黃唯

特約記者：鮑仁君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

匹茲堡總編：楊士釗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